

盛代元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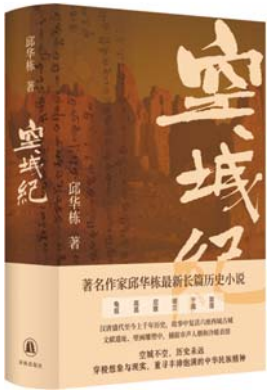
□邱华栋

我生于新疆天山脚下的一座小城。那时还很年少，我去了位于吉木萨尔县的一座古城废墟，当地朋友说这就是唐代的北庭都护府遗址。我在那些残垣断壁中流连忘返，看着夕阳斜下，看着成群的野鸽子腾空而起，看着拉长的身影引来了大戈壁的阵阵小旋风。走出废墟，我的脚下是芨芨草，是骆驼刺。暮色降临，北风卷地，那些蓬勃生长的红柳正逐渐幻化成守卫军镇的唐代士兵，发出盛世边陲的呼啸。

后来，我又断断续续造访了很多地方，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尼雅精绝国遗址、于阗约特干古城、米兰遗址、楼兰废墟等等。昆仑山以南、天山南北、祁连山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戈壁边缘，那些人去楼空的荒芜景象，引发了我不绝如缕的文学想象。

汉晋文献里关于楼兰的记载早已断流。如今，人们反而对楼兰更加神往。十多年前，我曾和一些朋友到楼兰古城废墟一探究竟，若羌博物馆里展示着罗布泊地区的文物和干尸。那趟行走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让我直观地触碰到了西域大地自汉唐盛世以来所累积的历史文化的丰富性。

一部作品的酝酿和诞生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多年来，我收集了许多关于西域历史地理、文化宗教、民族生活方面的书籍，得闲了就翻一翻。久而久之，这样的阅读在心里积淀下来，那些千百年时空里的人和事就连缀成了可以穿梭的世界，对我发出遥远的召唤。



译林出版社
邱华栋 著
《空城记》

人在大地上短暂借寓，是浩渺星空中孤独的存在。因此，在倏忽即逝的生命旅程中，人才会对历史和记忆、时间和空间产生敬畏感。面对西域古城的废墟，更有了沧海桑田、波流云涌的复杂感受。在我脑海里，公元纪年后的第一个千年，汉、魏晋、隋唐史书里的记载和眼下的废墟交错起来，演绎成无数场景：一个个人物，开始有了生命，有了表情，他们内心的声音冲撞开了那些本来覆盖于其上的风的呼啸、沙的呜咽，越来越响亮和清晰。于是，我为这个世界命名“空城”，就是想复原这些废墟。紧接着，废墟之上的人们重新来到这里，就像创世纪似的，远古的精神依靠自己充沛的底气矗立起来。我为那些远古的人和事做时间刻度的记录，是为“空城纪”。

千卷书我已读过，万里路我已走过。五六年过去了，如今我完成了它，心里得到了一种安慰。在表达形式上，我这部小说采取了石榴籽、橘子瓣，或者糖葫芦式样的结构。全书分为六个

部分，写六座古城废墟遗址的故事，如果再拆解开来，则又能分解成三十篇以上的短篇。相当于我在尝试着“装配”这个小说，由短篇构成中篇，再由中篇组装成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的几部分在题材表达上各有侧重。比如，在《龟兹双阙》中，侧重的是西域音乐，贯穿小说中的是汉琵琶的声音和形状。在《高昌三书》中，侧重的是历史人物和帛书、砖书、毯书等书写表达的关系。《尼雅四锦》主题是汉代丝绸在西域的发现及背后的历史信息。在《楼兰五叠》中，主题是楼兰历史层叠的变迁，贯穿其间的是只一只羊角的鸣响。在《于阗六部》中，侧重的是于阗出土文物背后的想象可能，涉及古钱币、雕塑、文书、绘画、简牍、玉石等附着的故事。《敦煌七窟》涉及的是佛教的东传和敦煌莫高窟发生的人间烟火故事之间的联系。这部小说中所有的古城故事，都延伸到了当代，在六个部分的最后，小说主人公身临废墟，并发生了和这些地方深刻联系。

在书写小说中历史主人公的时候，我更侧重于描绘人物内心声音的肖像，鲜活的历史人物，让位于那些背景式的、脆薄的、窸窣的、噪钝的、尖锐的声音，以此表达出他们在汉唐盛世中发出的元气充沛的初始强音。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作品中要表达的主题。即使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远在北京的书房，可我还是时时都在想象中回到汉唐盛世西域大地上那些奋斗和掘进的人物身上，处于身临现场的激动人心的状态中。

(作者为作家)

隐藏在小城的褶皱里

□林嫣

散文集《小城的年轮》是刘星元继散文集《尘与光》《大地契约》之后的又一力作。一个人与一座小县城的细微关联，从褶皱到时间绵延处，从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到尘世的细水长流，从物与事到人与世界，那些真诚而又富有艺术真实感的文字，包裹着作者对时代变迁里的小县城的复杂情感，在一个个富有画面感的描写中穿越时代，铺陈开来。作者叙述的细腻夹杂着理智的哲思，从精神层面撕裂开县城的一个个剖面，让读者在猝不及防中被富有颗粒感的精确文字攫住，引发强烈的共鸣和美学体验。

第一篇《物象书》就呈现出了不俗的气象。从一只塑料袋写到县城最早的机关家属院，写到广场，写到电影院，写到塑料袋的流行时间，写到它会不会代替鸟的名字，又写到月亮，写到挖掘机，写到被遗弃的汽车，其想象力的丰富，自然潇洒的文字质地，构思的巧妙与文字节奏的把控，气息的流动都为上乘。刘星元是擅长思考和发现那些大家都了解却熟视无睹的事物和瞬间的。“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非凡之人，他们把光环隐藏于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内，又把自己看似普通的皮囊隐藏于人群之中，如大隐隐于市，如独木隐于林，如水珠隐于海。”诸如此类的句子在刘星元的散文里俯拾皆是。他的文字是温润而暗藏锋芒的，他对时代、对人性、对社会的理解和把握是敏感而丰富的。所思所感与所见所悟的在场感让人眼前一亮。从现象到本质，由此及彼的联想，由浅入深的笔触，让刘星元的散文富有深度和温度。“同处一座县城，因为目光短浅，因为智力多受外部玷污，



《小城的年轮》
刘星元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虽然没法将这些卓越人物一一指认出来，但是我知道，他们一直在生活，并且很可能还将继续在此生活下去。”刘星元的叙述是低调有力、情感内敛的，偏偏在不经意间润物无声地打动着你。

那些小到不能再小的事件，小到不能再小的地点，在刘星元的笔下都变成了宏伟建筑的一砖一瓦，让文章从情感到精神层面深刻高大起来。他并非这座小城的“土著”，但他对县城的了解恰恰不亚于任何“土著”。他同时以旁观者和亲历者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县城。他笔下的县城是当下中国千万个小县城的一角，也是时代洪流中的悄然一瞥。刘星元的记录和写作，让这些影像不能展现出的县城的另一面——那些小县城的褶皱里的生灵与他们的人生轨迹，在作者的反思与自省中，在虚构和真实之间，再次呈现在读者面前。

刘星元的文字是思辨的。他写县城的美好与过去，也写遗憾与缺失，他在美学取向上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而是像年轮一样富有纹理和质感。读者看惯了一味的歌颂或者一味的鞭笞，看到这样大理石一样质感的文字，尤为耳目一新。从字句和段落里，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在思考，而读者同样在思考。思考着思考着，读者就被带入了刘星元预设的县城里面去了。从接受美学来看，《小城的年轮》无疑是成功的。那些废墟之上的疤痕，隐藏在县城的褶皱里，有的人留下了，有的人离开，留下的有留下的困惑和需要解决的命题，离开的有离开的不舍和未定义的远方，有自成一体的生态和体系。刘星元以点石成金的笔法，将那些褶皱通通照亮了。优秀的作品都以其独特的思想性存立于世。《小城的年轮》里对亲人、对朋友、对擦肩而过的人的回望，对各种人际关系的触摸，对孤独、对梦想、对融入和出离的速写描摹，都藏在字里行间。废墟事、江湖事、县城人、烟火味等在一个个具体的细节里具象化，在这本书里连点成线，交织成一个个县城的侧面，绘制成县城的面孔，让这本书有解读的无数可能。作者有很多暗含之意隐藏在字里行间，它们像年轮一样，把读者一点点裹挟进去，慢慢地，作者思考的问题也成了读者思考的问题，一点点占据了读者的心，引发对于生活或无可奈何或奋力挣扎，拼尽全力的深层共鸣。读《小城的年轮》，你能体会到作者从普遍中看到不平凡，从偶然中找出必然，从貌似波澜不惊的生活中挑拣出心里的惊涛骇浪，从被迫接受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与无限可能，像一道光一样点亮读者看县城的多维视角。笔尖纵横，细嗅蔷薇，正如作者自述，读《小城的年轮》，看小城的人间烟火，品尘世的细水长流。

(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

苦难中的希望与人性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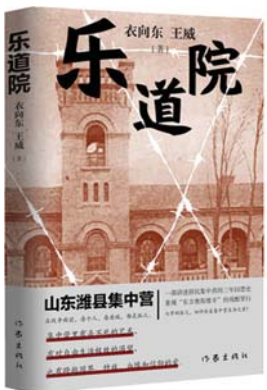
□牛钟顺

衣向东与王威两位作家联袂创作的长篇小说《乐道院》，是一部深刻描绘二战时期潍县集中营内侨民生活与抗争的史诗之作。这部作品以关押在潍县集中营内侨民的真实故事为原型，通过细腻笔触和深刻情感描绘，揭露了侵华日军对被囚禁侨民所犯下的残酷罪行，讴歌了潍县百姓及国际社会在极端困境中展现出的大爱精神。

故事始于潍县乐道院。这座建于1882年的场所，曾是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建立的一片乐土，集医疗、教育、传教于一体，为众多外国侨民提供了庇护与安宁。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破了这里的宁静，乐道院被无情地改造成了西方侨民集中营，从此成为了“东方的奥斯维辛”。

在这个被日军严控的区域内，来自2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侨民被囚禁于此，其中不乏英国贵族、国宝级钢琴家、奥运会短跑冠军、银行家、医生、教授、法官等社会精英，以及他们的孩子。这些曾经在社会中享有尊贵地位的人们，如今却如同囚徒一般，生活在恐惧与绝望之中。

小说主人公卡米洛，是一个年仅七岁的孤儿。他的父母在战争中不幸遇难，留下他孤身一人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在集中营中，他目睹了人性的扭曲与堕落，感受到了绝望与无助，但不幸的他却有幸遇到了燕京大学教授肖恩。这位智慧而仁慈的学者成为他的监护人。肖恩不仅照顾卡米洛的生活起居，还教



衣向东 王威 著
《乐道院》
作家出版社

会他许多知识与道理，让他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在集中营外，潍县百姓并没有对侨民的遭遇袖手旁观。他们深知这些外国友人遭受的苦难与不公，因此纷纷伸出援手，为他们送去急需的物资与援助。这些无私的帮助让侨民们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之光，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善良。由此，集中营内的侨民们重拾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尊严的捍卫。尽管这些斗争充满了艰辛与危险，但他们依然坚定不移地前行着。他们相互扶持，共同面对困境，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的光辉也永远不会熄灭。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与生动的情节安排，将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都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卡米洛的敏感与坚强、肖恩的智慧与仁慈、韩小亮的勇敢与牺牲，还是其他侨民的坚韧与不屈，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多个

情节极具震撼力，令读者为之动容。

为了送给卡米洛一只风筝，潍县男孩韩小亮冒着生命危险爬上了集中营的高墙。然而，他最终被日军的枪火击中，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风筝挂在高墙的电网，成为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象征。韩小亮的牺牲不仅让卡米洛深受震撼，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伟大。

原本活泼开朗的卡米洛，在经历了父母被杀害、自己被囚禁等种种磨难后，逐渐变得敏感和神经质。但在集中营的生活中，他逐渐学会了坚强与勇敢，从怯懦胆小的孩子成长为敢于面对困难的男子汉。卡米洛的成长历程展现了人性在逆境中的顽强与坚韧。

在集中营内，侨民们没有被绝望打败，而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尊严与自由。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侨民自治会，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分配劳动任务等方式来维持秩序。同时他们与日军进行巧妙的斗争，以争取更好的待遇与条件。这种在极端环境下的团结与抗争精神，既让读者感受到了人性的力量，也让他们对生命、自由、尊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随着战争的推进与国际形势的变化，集中营内的侨民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曙光。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侨民们长达三年的囚禁生活终于结束。他们重获自由，回到了久违的家园与亲人身边。对于卡米洛等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来说，这段经历无疑将永远铭刻在他们的心中。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